

葉盒醫學叢書
之三

傷寒論輯義



(三)

R252.2

4

汗出多。驚悸目眩。身戰掉欲倒地。衆醫有欲發汗者。有作風治者。有用冷藥解者。病皆不除。召孫至。曰。太陽經病。得汗早。欲解不解者。因太陽經欲解。復作汗。腎氣不足。汗不來。所以身悸目眩身轉。遂作真武湯服之。三服微汗自出。遂解。蓋真武湯。附子白朮和其腎氣。腎氣得行。故汗得來也。若但責太陽者。惟能乾涸血液爾。仲景云。尺脈不足。營氣不足。不可以汗。以此知腎氣性則難得汗也矣。

鐵樵按。此節頗費解。各家注釋雖多。實於讀者無益。因注家所言無非說得症與方對。因方是真武。遂釋大汗出爲亡陽。釋頭眩爲陽虛氣不升。釋瞤動是陽虛液涸。然陽明症有大汗出。熱不解。乃普通所習見者。又頭眩通常所見者。皆肝陽。瞤動既是液涸。何故不曰陰虛。且陽虛液涸。明是化源不滋。服真武湯。遂能愈乎。今不求其所以然之故。僅一例以陽虛爲釋。只與方合。卽

算了事。假使學者。照注家所言用藥。可以禍不旋踵。安貴有此等削趾適履之注釋爲哉。吾鄉前輩鄒氏本經疏證。附子條下所釋者。頗能說明傷寒論精義。茲錄其一節。以釋此節。不但附子用法界說以明。卽讀書方法。亦可以此隅反。則修業之一助也。

病以傷寒名。宜乎以附子治之最確矣。殊不知寒水之氣。隸於太陽。旣曰太陽。則其氣豈止爲寒。故其傷之也。有發於陰者。有發於陽者。其傳變有隨熱化者。有隨寒化者。烏得盡以附子治之。惟其氣爲寒折。陰長陽消。附子遂不容不用矣。雖然氣爲寒折。陰長陽消。其爲機甚微。而至難見。試以數端析之。知其機。得其竅。則附子之用。可無濫無遺矣。曰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曰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二證之機。皆在煩躁。下條煩躁以

外不言他證。良亦承上而言。惟下條則晝夜煩躁。上條則入夜猶有間時。其他則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是可知無表證。而煩躁。則附子必須用也。曰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曰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圍穀不止。宜四逆湯。夫不當下而下。其氣不爲上衝。必至下陷。上衝者仍用桂枝。以胸滿惡寒。故加附子。下陷者無不利。但係圍穀。則宜四逆。若非圍穀。脈促胸滿而喘。乃葛根芩連湯證。則下後陰盛。不論上衝下洩。皆須用附子也。曰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曰發汗後。惡寒者。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曰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夫發汗本以扶陽。非以亡陽也。故有汗出後。大汗出。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湯證。有發汗後不惡寒。反惡熱者。調胃承氣湯證。今者仍惡寒惡風。

則可知陽洩越。而陰隨之以逆。於是審其表證之罷與不罷。未罷者仍和其表。已罷者轉和其裏。飲逆者必通其飲。皆以附子主其劑。是可知汗後惡風。惡寒不罷者。舍附子無能爲力也。過汗之咎。是以陽引陽。陽亡而陰繼之以逆。誤下之咎。是以陰傷陽。陽傷而陰復迫陽。陽亡者表中未盡。故多兼用表藥。陽傷者邪盡入裏。故每全用溫中。此又用附子之機括矣。其有不由誤治。陰氣自盛於內者。曰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欬且胸者。小青龍去麻黃加附子湯主之。曰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沈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是三者。陰氣盛而陽自困。曰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痛。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澹者。桂枝附子湯主之。曰若其人大便鞭。小便自利者。白朮附子湯主之。曰若其人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

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是三者陰濕盛而困陽均之用附子以伸陽。用表藥以布陽。不緣亡陽其義實與亡陽爲近。卽本經所謂主風寒欬逆邪氣寒濕痿躄拘攣膝痛不能行步者也。其附子湯真武湯通脈四逆湯白通湯白通加豬膽汁湯四逆加人參湯四逆加豬膽汁湯四逆散等所主皆係陽衰陰逆均之用附子以振陽用薑草以止逆不緣傷陽其義實與傷陽爲近。卽本經所謂溫中者也。總之汗後下後用附子證其機在於惡寒否則無表證而煩躁未經汗下用附子證其機在於脈沈微是則其大旨矣。

右一節爲鄒氏本經疏證中文字。讀者若能反覆研求於用附子之方法。不至茫無標準。抑鄙人尤有甚簡約之界說。凡病汗下後。汗多肢溫口燥者。爲陽證。肢涼口和者。陰證也。口乾舌燥自利。神昏譫語。其人反側不安。爲陽證。自利。雖糞水亦屬陽。所謂熱結旁流也。若靜者屬陰證。所謂陽衰於外。陰爭

於內則九竅不通是也。汗下後其人煩躁刻不得安。下利色虎黃者屬陽證。下利清穀者陰證也。清穀卽完穀。俗所謂漏底傷寒者是也。汗出齊頸而還。或但頭汗出。蹠臥但欲寐。舌色絳而潤者屬陽證。乃熱病之夾濕者。俗所謂濕溫是也。舌色鮮明若錦。似潤實乾者屬陰證。舌色枯萎者亦陰證。所謂腎陽不能上蒸而爲津液者是也。此中千變萬化不可勝竭。善讀書者在能會其通。此古人讀書但觀大略所以可貴。須知提綱不誤。小節自不能惑。此之謂大略。又曰不求甚解。謂提綱扼要。不枝枝節節。求之是謂不求甚解。非謂應以顛預頭腦似懂非懂便可放手也。

此條當在六十九條之下。是否錯簡不可知。論理則如此。說詳藥物學。

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

脈經無喉字。玉函。汗上有其字。

錢云。咽喉乾燥者。上焦無津液也。上焦之津液卽下焦升騰之氣也。下焦之

氣液不騰。則咽喉乾燥矣。少陰之脈。循咽喉。挾舌本。熱論篇云。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也。邪在少陰。故氣液不得上騰。卽上文尺中微遲之類變也。故曰不可發汗。程云。凡遇可汗之證。必當顧慮夫上焦之津液。有如此者。方云。末後無發汗之變。疑有漏落。汪云。補亡論。常器之云。可與小柴胡湯。其言與義未合。張璐云。宜小建中湯。其言猶近理乎。

鐵樵按。通常喉證無汗者。以麻黃發汗。石膏清胃則愈。鄙意是喉頭扁桃腺與汗腺是一個系統。故扁桃腺腫。則汗腺閉。汗腺開則扁桃腺腫消。此義已於生理新語中言之。而舊說以肺主皮毛。發汗卽所以開肺。石膏爲胃藥。喉之所以痛。因胃熱。胃氣不降。咽喉被薰灼則痛劇。以故清胃卽愈。就藥效成績以定病名。謂此種喉痛。是肺胃喉痛。其名不可謂不正。若此處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是少陰喉痛。肺胃喉痛紅腫。少陰喉痛則不紅腫。治法參他種

見症。有當用桂者。亦有當用附者。小柴胡恐不適用。小建中疑亦非是。又陰虛而舊有喉蛾者。雖患熱病。當亦在禁汗之列。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

玉函。下汗上。有其字。

程云。淋家熱蓄膀胱。腎水必乏。更發汗以竭其津。水府告匱。徒逼血從小便出爾。凡遇可汗之證。必當顧慮。夫下焦之津液。有如此者。汪云。常云。宜猪苓湯。然用於汗後小便血者。亦嫌其過於滲利也。張璐云。未汗宜黃耆建中湯。蓋此湯用於瘡家身疼痛者甚妙。若淋家猶未盡善。

鐵樵按。淋。小便病也。其溺道作痛。附著於輸尿管之微絲血管。必興奮爲炎腫狀態。體工之自然反應也。有此種病者。若更感冒見太陽症。而有當發汗之證據。醫者逕予以麻黃。則大汗出。大汗出則血中液體減少而血燥。此時表病雖因得汗而解。而尿管附近之微絲血管。則因血燥而炎腫愈甚。劇痛

亦愈甚。血管壁變性。血則滲出。故曰必便血。若單純傷寒。見麻黃證。得麻黃自然一藥可愈。其兼患淋病者。往往汗之且不得解。故曰淋家不可發汗。醫者遇此等病。當知先後緩急。所謂從內之外。盛於外者。先調其內。後治其外。從外之內。盛於內者。先治其外。後調其內。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此所以僅言淋家不可發汗而不立方也。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瘥。

玉函。發汗。作攻其表。瘥作瘥。

錫云。瘡家久失膿血。則充膚熱肉之血虛矣。雖身疼痛而得太陽之表病。亦不可發汗。汗出必更內傷其筋脈。血不榮筋。強急而爲瘥矣。亡血則瘥。是以產後及跌撲損傷。多病瘥。錢云。瘡家。非謂疥癬之疾也。蓋指大膿大血。癰疽潰瘍。楊梅結毒。臙瘡痘疹。馬刀俠瘦之屬也。身疼痛。傷寒之表證也。言瘡家氣虛血少。營衛衰薄。雖或有傷寒身體疼痛等表證。亦慎不可輕發其汗。

若誤發其汗。則陽氣鼓動。陰液外泄。陽亡則不能柔養。血虛則無以滋灌。所以筋脈勁急而成痙也。故仲景於痙病中有云。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痙也。豈有所謂重感寒濕。外風襲虛之說哉。汪云。常云。誤汗成痙。桂枝加葛根湯。其言雖爲可取。要不若王日休云。小建中湯。加歸者更妙。丹云。案成氏云。瘡家雖身疼痛如傷寒。不可發汗。柯氏注意亦同。並似失經旨矣。

鐵樵按。此條與上條同一機括。人身血液只有此數。伸於此者。必絀於彼。瘡家本屬血病。且患瘡不但血中液少。卽內分泌亦受影響。此而汗之。是奪各藏氣。僅有之養命液體。此時無物可爲救濟。體工起異常變化。神經悉數緊張。則偏身強直。故云汗出則痙。神經不緊張則已。旣緊張則倉猝不得弛緩。而繼起之禍患。乃不可勝言。故云不可發汗。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瞬。

原註。音瞬。又胡絹切。下同。一作瞬。

不得眠

玉函。發汗。作攻其表。作必額上促急而緊。病源同。促作菹。外臺。引病源。促作脈。志本。錫本。胸作胸。非。脈經。作必額陷脈上促急而緊。

成云。衄者。上焦亡血也。若發汗則上焦津液枯竭。經絡乾澀。故額上陷。脈急

緊。諸脈者皆屬於目。筋脈緊急。則牽引其目。故直視不能眴也。鍼經曰。陰氣虛則目不眴。亡血爲陰虛。是以不得眠也。錢云。脈急緊者。言目系急緊也。

眴。本作旬。音絢。目搖動也。血虛則系目之筋脈。急緊而直視。所以睛不能轉側而搖動也。汪云。常云。可與犀角地黃湯。此不過治衄之常劑。許叔微云。

黃耆建中湯。奪汗動血加犀角。夫衄家係陽明經熱。上湯恐非陽明藥也。呂滄州云。小建中湯加葱豉。誤汗直視者。不可治。大抵衄家具汗證。葱豉專豁

陽明經鬱熱。爲對證之的藥。丹云。額上陷。謂額上肉脫而下陷也。錢氏云。

額上。非卽額也。額骨堅硬。豈得卽陷。蓋額以上之顙門也。魏氏云。額上氣虛。

陷入腦肉。金鑑云。額角上陷中之脈。緊且急也。又案眴。說文云。目搖也。而成

氏喻氏云。眴瞬。合目也。金鑑亦同。並與經義畔。金匱心典曰。血與汗。皆陰

也。衄家復汗。則陰重傷矣。脈者血之府。額上陷者。額上兩旁之動脈。因血脫於上。而陷下不起也。脈緊急者。寸口之脈。血不榮而失其柔。如木無液而枝迺勁也。直視不眴不眠者。陰氣亡。則陽獨勝也。經曰。奪血者無汗。此之謂矣。全書韓氏云。此人素有衄血證。非傷寒後如前條之衄也。故不可發汗。

鐵樵按。額上陷。確有其事。約低下一分許。顯然可見。並非骨陷。亦並非顙門陷。陷處在鬪庭之上。兩日角之間。因其處有大血管。無病人此血管常圓滿。故不陷。陷者。是此血管癢也。衄本是鼻黏膜充血所致。凡鼻孔內癢者。輒涕與淚俱出。可知鼻黏膜與淚腺有神經相通也。衄家復發汗。卽額上陷是額上血管與鼻黏膜有直接相通之路也。目直視。不能眴。目系神經無血爲養而拘急也。但衄者額上不陷。他處血管中血來補償也。且血行有其自然之

統帥力。鼻衄之失血。不過一部份側枝血管而止。例不及於大血管。衄而繼以發汗。則所失太多。代償有所不及。且血中液體損失過當。則血乾而行緩。緩則統帥力亦失。此額上所以陷也。此爲最惡之敗象。經雖未言必死。然見此者。照例無可挽救。則衄家發汗。信乎其不可也。統帥力。是鄧人杜撰名。其理由詳生理新語卷四。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玉函。脈經。作不可攻其表汗出則。

成云。鍼經曰。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亡血發汗。則陰陽俱虛。故寒慄而振搖。鑑云。凡失血之後。血氣未復。爲亡血虛家。皆不可發汗也。蓋失血之初。固屬陽熱。然亡血之後。熱隨血去。熱固消矣。而氣隨血亡。陽亦危矣。若再發汗。則陽氣衰微。力不能支。故身寒慄慄。振振聳動。所必然也。程云。亡血而更發汗。身內只剩一空殼子。陽於何有。寒自內生。故慄而振。汪云。常云。可

與芍藥地黃湯。夫亡血家。亦有陰虛發熱者。上湯固宜用也。石頑云。黃芪建

中湯。誤汗振慄。苓桂朮甘湯加當歸。據成注云。亡血發汗。則陰陽俱虛。愚謂以上二湯。皆亡血家汗後之劑。丹云。案汗後寒慄而振。非餘藥可議。宜芍藥甘草附子湯。人參四逆湯之屬。

鐵樵按。嘔血與便血。皆可謂之亡血家。不知此處何指。若云泛指。恐未必然。因血從上出。與從下出。地位不同。所壞之藏器亦不同。則誤汗之病變。當亦不同。觀衄家之額上陷。直視不能瞬。則知吐血與便血。其見證必不同。上文既以衄列為專條。則嘔血便血。自當各有一條。準此以言。是有闕文也。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糧丸

成云。汗者心之液。汗家重發汗。則心虛。恍惚心亂。奪汗則無水。故小便已陰中疼。錢云。恍惚者。心神搖蕩。而不能自持。心亂者。神虛意亂。而不能自主也。陰疼者。氣弱不利。而莖中澹痛也。程云。心主血。汗者心之液。平素多汗

之家。心虛血少可知。重發其汗。遂至心失所主。神恍惚而多忡憧之象。此之謂亂。小腸與心爲表裏。心液虛而小腸之水亦竭。自致小便已陰痿。與禹餘糧丸。其爲養心血和津液。不急於利小便。可意會也。丹云。案禹餘糧丸。原

方闕。仍有數說。未知孰是。今備錄左。金鑑云。案禹餘糧丸。爲濟利之藥。與此證不合。與禹餘糧丸五字。衍文也。汪氏云。補亡論。常器之云。禹餘糧一味。火

煨。散服。亦可。郭白雲云。用禹餘糧不用石。石乃殼也。余以其言未必盡合。仲

景原方之義。今姑存之。魏氏云。愚臆度之。卽赤石脂禹餘糧湯耳。意在收澀

小便。以養心氣。鎮安心神之義。如理中湯。可以制丸也。周氏載王日休補禹

餘糧丸方。用禹餘糧赤石脂生梓白皮。各三兩。赤小豆半升。搗篩。蜜丸如彈

丸大。以水二升。煮取一升。早暮各一服。張氏亦引王氏。四味。各等分。丸如彈

子大。水煮。日二服。蔡正言甦生的鏡。補足禹餘糧丸。禹餘糧一兩。龍骨八錢。

牡蠣五錢。鉛丹六錢。茯苓六錢。人參五錢。右六味爲末。粳米爲丸。硃砂爲衣。如菘豆大。空心麻沸湯送下。硃砂收斂而鎮驚。茯苓行水以利小便。加人參以養心血。

鐵樵按。禹餘糧丸。各家雖有補方。無充分理由。實不足爲訓。從金鑑說則本條顯有譌脫訛誤。闕疑爲是。

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

原注。一作逆。

柯云。有寒。是未病時原有寒也。內寒則不能化物。飲食停滯而成蚘。以內寒之人。復感外邪。當溫中以逐寒。若復發其汗。汗生於穀。穀氣外散。胃脘陽虛。無穀氣以養其蚘。故蚘動而上從口出也。蚘多不止者死。吐蚘不能食者亦死。方云。復、反也。言誤也。汪云。補亡論。常器之云。可服烏梅丸。郭白雲云。宜理中湯。愚以烏梅丸。乃治吐蚘之藥。若於未發汗以前。還宜服理中湯也。